

恶枭“胡传魁”

——沙家浜人物原型追踪



胡肇汉

众所皆知，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一角来源于沪剧《芦荡火种》，其原型历史上确有胡肇汉其人。京剧中的胡传魁身材粗壮、肥头大耳，真实的胡肇汉却是个瘦子，身高仅一米六五左右，长脸，鹰隼眼，貌不出众。他曾在江苏阳澄湖地区横行霸道、杀人如麻，犯下了累累血债与命案。本文所要披露的是这个恶枭落网与伏法前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落网前后

胡肇汉，湖南岳阳人，兵痞出身，从1936年起，历任国民党军士兵、班长、副官，保安特务团长，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青浦警察队长，吴（吴县）、昆（昆山）、虞（常熟）清剿指挥所主任，

吴县阳澄湖区区长等伪职，直至解放。胡肇汉一贯从事反共、反革命活动，残杀人民。抗日期间，虽然有摧毁吴县黄埭日伪警察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的抗日功绩，但他假意接受共产党江南抗日义勇队的收编，后又“反水”，打着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勾结敌伪，反对人民抗日武装。仅1940年夏，在吴县陆巷村，该匪勾结日寇金田部队及伪军第十四师，包围我新四军夏光部队，打死打伤我抗日武装百十余人，活埋我伤员十余人；又在阳澄地区残杀十围堰无辜农民徐阿狗、王行洪，“江南抗日义勇队”工作队员陈谕同志，进步青年张忍熙、张晨曦及泖泾乡渔民36人。

胡肇汉作恶20余年，一贯与人民为敌，残杀善良人民总计千余人，当地人民都称他为“杀人魔王”。

解放后，胡肇汉逃至台湾，参加国民党军统特务训练，受任“江苏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公署中国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伪行政员及“东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率领匪众，潜回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积极扩展其武装，建立所谓的区、乡、镇伪政权，指挥苏州、吴县、昆山、太仓、常熟五（市）

县百余残匪，阴谋以淀山、阳澄、太湖等地为反动基地，开展武装破坏活动。同时，他还委任匪徒王柏年担任伪“常熟行政委员”，布置发展匪特武装，扩充匪特组织。

其时，在苏州的大街小巷里，经常能发现各种反动标语，“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秋节回来吃月饼”等反动谣言更是满天飞舞。投机商人也趁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搞得人心惶惶。

1950年4月底，苏州市公安局在侦破“江南游击队”特务组织案过程中，掌握了同案犯孔繁荣的情况。5月17日，苏州市公安局秘密逮捕了已被胡肇汉委为“特务大队长”的孔繁荣。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孔繁荣坦白交代了全部反革命活动，交出了隐藏在井底的原吴县县政府卫队所有的12条枪支和弹药，同时还供出了胡肇汉的心腹罗景从上海返回苏州的火车班次。

5月18日，罗景从上海回到苏州，刚走出火车站，便被守候了一昼夜的公安人员擒获。经过一昼夜的审讯，他和盘托出了在苏州、长兴一带的反革命组织，并供出了胡肇汉、王群、张忠汉在上海的隐匿地址。

苏州行政区公安局和苏州市公安局领导当机立断，决定实施“收网行动”。1950年5月21日凌晨，当上海海关的钟声在晨曦中缭绕回荡时，胡肇汉这个“前进”大陆还不到30天的“前进指挥所主任”就在上海市安庆路成德里8号的一个“亭子间”中束手就擒了。当时身穿中式短褂，头戴一顶旧毡帽，自称名为严跃东的胡肇汉还想抵赖，但行动小组在他头戴的毡帽的夹层里搜出一块上面写有“副专员”、“副指挥官”、“东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等头衔的、盖着国民党机关的关防、条戳等印记的鹅黄色的绫布的“派令”。铁证如山，胡肇汉不得不耷拉下了脑袋。

罪证如山

在上海落网后，胡肇汉即被送往苏州第三监狱单独关押了起来。自知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与无辜百姓鲜血的胡肇汉，面对不知何时降临的末日，惶惶不可终日，被迫坦白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胡肇汉落网后写下的九页亲笔供词，现陈列在位于苏州吴县市消泾镇（现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阳澄湖地区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中。陈列馆系当地镇党委根据原中共苏州县（工）委交通联络站暨新四军“江抗”驻消泾办事处旧址改建。馆名由原“江南抗日

义勇队”司令员夏光题写。馆内展出了大量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

为了撰写本文，笔者专程走访了陈列馆，见到了这份以第三人称交代的供词复制件。供词共九张，近三千字，是用粗头钢笔撰写在一种上方印有“政情党料索引表”字样的稿笺的背面上的，行文时采取了从右到左的竖写式，多为繁体字，字迹清晰，文句也大致通畅，可见胡的文化水平尚可。

供词如下（因篇幅关系笔者作了部分删节）：

胡肇汉违犯人民事（劣）

迹于后：

自一九三八年随太湖军程万军无名义的游击队（后归属为国民党军，笔者注）到阳澄湖来游击，那时他在何锡光自称的支队司令部当副官，与该队参谋长程味芝意见不合，不受任用，他就跑到朱康如大队部，伪造何锡光与程味芝决议投敌……过了几天乘程味芝在开会时，（胡）指派大家将程味芝捆绑，又将程之心腹的大队长及中队长，开车驱逐（逐）出境，宣布程投敌行为，将程杀害，他就掌握全权，在阳澄湖自称民众自卫队。

……

正好我们的人民军，为了要挽救沦陷区人民，派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先与胡肇汉联络，共同抗日，当时他把部队疏散，他自己出（拒）绝见面，后来由江抗军的正义感，另外其他游击队都参加江抗统一阵线，就想独立，事难存在。在江抗总指挥官叶飞用政治上的安慰，请他出来，任他为先遣支队长，东进任务完竣，继又号召西进，此时，胡肇汉难舍他的土皇帝地位另有作用了，他就与总指挥请短假休息，还阳澄湖，临时走的时候，暗与干部谈话：以后你们能托（拖）枪还阳澄湖，有重赏。鼓动很多士兵，趁回阳澄湖者，也有赏。又从（重）新招兵买马，扩大阳澄湖，剥削民脂民膏，普通收税设卡。每个乡镇设分办事处，自己意（出）任总办事处主任，剥削来的大批款子，那时正式（值）反动头子蒋介石号召抗战金字招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个献机运动，他还购买大批武器，来镇压人民，他还得到反动政府内政部奖章，派人到后方与反动派第三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冷欣及反动行政公署专员许宝光等联系，拿钞票买个翻（番）号，又是什么挺进支队长，（又是）什么江南行署保安团长等翻（番）号。更加疯狂地压迫人民，将湘苏班商人汽船强将来做他的军用，破坏旅客交通，强辱人民利益。

……

有一次江抗派来二个联络员，二个政治指导员，到胡肇汉部队工作……（胡）对他们



胡肇汉被捕后写的供词

公开说，我们部队中不须（需）要工作，什么指导员，是共产党的骗子，我再不上当了，你们赶快给我走。不走，我胡肇汉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后来江抗派到各处的办事员或情报员，（胡）捉一个杀一个，杀的数目和杀的姓名，我都有些忘记了。后来杀得江抗的人员忍无可忍，就作数次进剿，他屡次玩（顽）强督战、指挥。有一次，他得情报，知道江抗大规模进剿。他就暗地派人到苏常公路吴塔敌伪组织内，送情报给敌人。那次江抗损失很大，被敌人截断退路。因阳澄湖都是溪湖湖泊，路不通的，所以江抗人员伤亡甚重，他自己部队退到靠近铁路旁边疏散。这种阴谋，是无人道主义。

……

尽管胡肇汉在供词中避重就轻，狡猾地把罪行推向别人，但在这满满的供词中，就足可看到胡肇汉当年在阳澄湖地区与我军民为敌，横行霸道、杀人如麻的滔天罪行了。

在供词的后面，还罗列了10个当年曾追随他的人的姓名、住址及当时的反动职务等，交代了他隐匿在阳澄湖湖底，太平镇与泖泾镇等地水井中的枪支弹药及一门六零炮的具体位置。

末日来临

1950年11月30日，苏南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首要匪特胡肇汉、王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天，苏州市在金门外张家花园，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礼堂内召开了公审大会。到会的有吴县阳澄、陆墓及唯亭等地深受胡匪迫害的农民和家属代表两百余人，苏州市、吴县和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吴县的农（渔）民们争相进城，意欲一睹胡

肇汉的下场。有些来不及乘上轮船的农民，硬是凭着两条腿走到了苏州城。

苏州行政区公安局预审科长韩品正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国民党“江苏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匪首胡肇汉、王群的反革命罪行提起公诉，要求法院对胡肇汉、王群两犯判处死刑。

“枪毙胡肇汉！”“镇压反革命！”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怒吼声中，深受胡肇汉与王群涂炭摧残的阳澄湖地区的农（渔）民争先恐后地跑上台，争相控诉胡肇汉与王群的滔天罪行。台上台下，群情激奋，几十个失去亲人的人哭得当场昏了过去。

据1950年12月2日的《新苏州报》报道：

……

吴县陆墓区徐庄乡王渡村六十五岁的孤老太徐范氏首先走上宣判台控诉，她指着台下绑着的胡匪悲愤的说：“我就只徐福根一个儿子呀！他与你啥仇恨？你却把他三刀杀脱？！”阳澄区消泾乡陆葛氏一字一泪控诉胡匪在一九三九年杀害她的媳妇，第二年又杀害她的孙子时，痛恨切齿喊“你把我的孙子搅到哪里去了？还我孙子来，说呀！我的孙子呢？”她的声音激起了台下千余群众的一致仇恨，忿怒的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心，高声叫着，要求枪毙这二个匪特！继由阳澄区太平桥张永熙（东吴大学生）控诉胡匪残杀他的哥哥的罪行；阳澄乡徐李氏控诉胡匪杀害她的女婿及阳澄区泖泾乡的朱仲卿为惨遭胡匪杀害的三十六个渔民进行控诉，他们都以极其



1950年12月2日《新苏州报》头版判决胡王两匪的报道

悲愤的心情，诉出了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胡匪的血淋淋的罪行！并要求马上处决这二个大恶霸，大匪特！

当钱副院长宣判时说到“我代表苏州分区人民法院宣判：匪特胡肇汉、王群二处死刑，不准他们上诉，立刻执行枪决，并没收胡匪全部财产！”时，台下掌声立即像千万鞭炮的响了起来！千余忿怒仇恨的面容，马上变为欢欣愉快。

……

在一片翻江倒海般的怒吼声中，胡肇汉与王群吓得魂不附体，烂瘫如泥，当即被架到苏州城金门外望树墩刑场，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这篇通讯的下面，还附有胡肇汉与王群伏法毙命倒地后的新闻照片，下面注有“文夫摄”的字样。原来，这位摄影记者非为别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陆文夫。当年，22岁的他任新华社苏州支社采访员，供职《新苏州报》。

恶泉遗踪

这一段历史距今已有60多年，人们至今不能轻易地忘怀，除了在心中留下印记，在现实生活中，历史也留下了物质形态的、鲜活的刻痕。

笔者为撰写此文，四处作实地采访

时,得到了阳澄湖镇文化站长李雪龙的帮助与引导,找到了恶枭的旧宅所在,太平镇西牛场弄4号。这所房子是当年胡肇汉的伪保长岳父为他在太平镇提供的藏身之处。抗战时期,阳澄湖地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联络处”与胡肇汉的据点,也大都设在太平镇上。

1939年,胡肇汉带着队伍来到太平镇,娶了当时王氏族长的女儿王佐君为妻。王佐君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年轻貌美,有初中学历,而且还是独生女儿,其父亲在苏州和太平镇上都有生意和房子。不知是慑于胡肇汉的淫威还是其他原因,王族长把27岁的独生女嫁给了胡肇汉。还先后生下了胡中元等四个子女。

笔者走访过现住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的老人潘志彤。他当年亲眼看见的胡肇汉夫妇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那天,胡肇汉携妻儿前往唯亭镇参加镇上某人的结婚宴请。在归途等候火车的车站上,潘老意外地看见了胡肇汉及其妻儿、保卫等四人。胡肇汉身材较瘦小,头戴呢帽,身穿一套墨尔登呢黑中山装,脚穿皮鞋,手持一根“司的克”(手杖)。他尖下巴,瘦削脸,神态阴森威严,一双眼睛如鹰般敏锐灵活。这时,火车将要进站,潘老亲眼看见他随手将手杖举起,用左手握住,右手一拨,竟然抽出一把寒光逼人的三棱刺刀。

胡肇汉旧宅现今已经易主,为当地63岁的居民胡昭安所有。这是一座特意设计建造的连成一体四间平房,房内专门为胡肇汉修建了隐蔽的地下室。走进正门,若要进入地下室,须仄身走过一条狭窄修长且拐弯抹角的屋内隔弄。地下室的一端有暗道,连通着阳澄湖,一旦有风吹草动,胡肇汉可顺着暗道出口直接遁入阳澄湖。

行文至此,文章本该结束了,但意外的是,前不久笔者查阅到一则旧闻,值得在此一叙。2009年5月18日苏州《城市商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披

露了当年击毙胡肇汉的往事。长久以来,在场的人们只知道那天对胡肇汉、王群执行枪决的是两名解放军战士,但究竟是谁击毙的恶枭呢?报道解开了谜底:

这位执行者叫余福仁,原是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战士,是毛主席多次接见的南京十月人民公社十月大队革委会主任、全国劳模余福珍的亲哥哥。

当年余福仁起义后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到苏州市,1950年所在部队执行公安任务。有一次,他充满自豪地跟我说起部队剿灭苏州地区土匪、审判胡肇汉并判处死刑的情况。他说,部队首长把枪决胡肇汉的任务交给他执行,他瞄准胡肇汉,一枪命中,胡肇汉一个倒栽葱倒地毙命,“大家还夸我枪法准!”

……

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文化不高的余福仁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吴县香山小学炊事员,成家生了个儿子,儿子长大了有缘娶了个上海插队青年为妻。老余一脸幸福地说,是这个上海姑娘看中我儿子的,没花力气就成了亲,还添了个小孙子,真开心!

上世纪80年代初,余福仁光荣离休,几年后因病去世,之后老伴也去世了。当时老余的儿子在香山供销社工作,但估计他也不一定知道胡肇汉是由他父亲枪决的。

拂去岁月的尘埃,我们往往能向事实靠得更接近些,相信文中那些差点被淹没的历史细节,现今仍然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改革开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了这个世界,这其中也包括了敏感的军事领域。笔者仅以30年间海外媒体在对华军事报道中所发生的点滴故事为线索,为大家展示中国国防事业改革发展的一个侧面。

“能够轰炸东京的

F-9”

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国外军媒纷纷瞄准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那些近邻国家,试图利用这扇“小窗口”了解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幕。然而,作为近邻之一的日本,其媒体报道终究是以八卦新闻占主导,从这里传递出来的信息往往存在夸大失真的问题。

1979年4月,日本《航空爱好者》杂志(国内军事爱好者一般用日语谐音称其为“科科饭”)刊发了一组所谓“中国国产最新锐战斗机——F-9”的特别报道,顿时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无论防卫厅自卫官还是普通军事发烧友纷纷争抢这份薄薄的画册,这期“科科饭”一度被炒到洛阳纸贵的地步。

实际上,“科科饭”只是从在日中国侨民经营的“中国通信社”买到五张不太清晰的战机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从中国国内出版的《航空知识》和《解放军画报》翻拍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中国通信社”也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背景说明。然而这并不妨碍“科科饭”大肆自我炒作,一帮自以为是的日本航空专家居然“忽悠”出洋洋洒洒万余字的长篇大论,并自作主张地把这种神奇的飞机命名为“F-9”。

“科科饭”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由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神奇F-9战斗机最近出现在中国空军的纪录片中(其实是买来的翻拍照片),从外观分析,